

RUANLAODONG YU ZHINENG WENMING

软劳动与智能文明

牙克远题



晏良剑 著

新世纪文明与智能理念丛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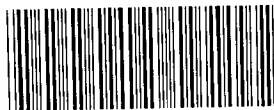
463479

新世纪文明与智能理念丛书

软劳动与智能文明

——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论

晏良剑 著



00463479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软劳动与智能文明/晏良剑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8

ISBN 7-5017-4910-8

I. 软… II. 晏… III. 知识经济-基本知识
IV. F0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942 号

责任编辑:苏耀彬

电 话:010-6835-4197

E-mail: cephs@public.bta.net.cn

版式设计:彭志纯

软劳动与智能文明

晏良剑 著

(yanlj @ hk. hi. cn)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

开本: A5 12印张 375千字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17-4910-8/F·3901

定价:25.00元

谨以此书献给：

**曾默默创造社会财富的无产劳动者
将赫赫主宰未来经济的创新知本家**

知识就是命根子，教育就是生命素！

引导新世纪潮流的是横空出世的创新知本家；

主宰新经济命脉者是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智产劳动者。

知识经济是新世纪的时代特征；是新经济理论基础；是智能文明核心理念。

这是本书作者站在历史高度和时代潮头的疾声呐喊。

在知识经济热的喧嚣中，本书作者以深邃而超前的目光，通过对物能文明图景下的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操持着涵盖全新方法论及认识论的“软劳动理论”武器，大胆突破，无畏创新，提出了许多独特而具有冲击力的见解，难能可贵。

本书作者以软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知本创新科学技术，科技创制社会文明为要义，慎重推出“软劳动价值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凝重而光灿人类社会进化文明图景：“崇尚劳动，尊重知识；科教为本，智

者为王。

本书作者对商品和商务软硬价值体系进行考察后，将生产力软要素细分为人脑知识、体外科技和管理文化三个层面，对知本创新的“创生”、“次生”、“衍生”三个基准模式进行了系统论证，首次提出“知本创新”的价值模型，开创新理论之先河。并由此断言：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劳动价值的宝库。

本书作者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积累、所有制、教育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的如：“生产过程三段论”、“交换价值新观念”、“按创分配原则”、“智能消费理念”、“软性积累总规律”和“教育产业优先论”等等，不一足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品读罢。

俗话说：“沉默是金”，本书作者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理论思索和实践探求，可谓“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确，他对旧的传统理论的挑战胆略是令人钦佩的，他对新的文明理念的独到见解是令人深思的，他对知识经济时代所发出的呐喊是令人振耳发聩的，亲爱的读者，您在读完本书后感慨几何？

编审题记

2000年4月30日

代序：知识经济的哲学与社会科学

于 光 远

对于知识经济，我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真不少。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很多研究，但很关心，今天大家要我讲这方面的问题，就以知识经济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为题目讲一点吧！

一、知识经济的哲学

普列汉诺夫讲，学者之成为学者，那就是旁征转引，思想丰富具体。我想加上一条：学者之成为学者，还要在于咬文嚼字，概念准确。因此我认为必须弄清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经济”的概念。当然我讲的是一家之言。

什么是知识？英文是 knowledge, know。就是知道。汉文是“知识”，由“知”和“识”两个单字组成。“知”就是“知道”，“识”就是对“知”道的东西“识别”。“识”也是“知”，是“知”道得更明晰、更准确、更具体。

在物质和精神这一对矛盾中，知识是属于精神的范畴。

这里有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反映论”的问题，对这我一直想仔细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的教学中对这一原理讲得太粗略了，对这个问题需要写一篇长篇论著。我的“最老的朋友”金岳霖写过一部七十多万字的《知识论》。我的同学，也是金先生的学生，冯契教授写过七十多万字的《智慧论三篇》。对他们的劳作我作了一点研究。但是在这个演讲中，我至少能透漏一点消息，不可能也不想多说什么。

在这里我想讲以下几点：

1. 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直接的知识(分析到最后也是知识的构成元素)是对物理世界物质和运动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在听了别人讲的和看了别人写的东西后所得到的知识是间接又间接的知识。

2. 听着别人讲的、看着别人写的东西而得到的知识是传播过来的,传播需要物质媒介,这物质媒介作为手段便是传播的工具。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文字更不必说了。

3. 信息是传递中的信息。信息的传递需要极小的运动质量或能(至于静止质量更微乎其微),这就是信息传递的物质载体。没有这极小极小的能,信息的传递是不可能的。这个极小极小可以小到接近于零,但决不是“无”,而是“有”。信息是传递中的知识。知识是某个主体获得的信息。知识经济也可以说是信息经济。

4. 信息和编码型知识可以用大量数据来区分、确定和表述,因此信息经济又称为数字经济。

5. 知识总是某个主体的知识。我们讲的主体就是获得认识的主体。没有无认识客体的知识,也没有无认识主体的知识。不考虑主体去谈知识是错误的。

6. 主体既是认识——取得知识的主体,也是行动——运用所获得的知识对外施加作用的主体,即实践的主体。取得知识和运用知识对这个主体来说是一身而二任。

在讲认识时,不能不讲主体的能动作用,其中包括“意志”的作用,在平时的哲学课程中对意志的讲授比较粗略,而这是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7. 意志是一种意识方面的现象,它的本质是“我要如何如何行动,我不要如何。”意志同认识一样,也有物质的基础,有同它相应的体内物理的、化学的运动和变化。生理人体专家对这已有初步研究,还不够,也没有做足够的科学普及工作。哲学工作者熟悉这方面的人不多。

8. 人的实践就是意志发动,采取某种行动作用于对象。如果这

种行为、这种实践是具有经济的目的，带有经济的性质——涉及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我们的讨论就从“什么是知识”向“什么是知识经济”靠近了，我们的讨论也就从哲学问题向经济学问题靠近了。

下面该讲知识经济的社会科学。这里说的社会科学，既包括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又包括生产力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学等等），还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这样许多方面。

二、知识经济的生产力经济学

人在生产中要运用生产手段。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生产者、生产手段、生产对象）和不把劳动对象（生产对象）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二要素论之争。三要素论者的根据是，在同样的劳动者和劳动手段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对象会导致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概念是用消耗的劳动量与取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例来表示的。说劳动生产力由上述三要素决定，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可是，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的社会生产力同劳动生产率不是同一概念。社会生产力的概念说明的是社会“适应时代”、“征服自然”的能力（现在讲的应该是“适应自然、开发自然、保护自然”的能力）。因此，在社会生产力中不应该把天然的自然的包括在内。我常讲的一个道理：我们在讲某一军队的战斗力时，他在战斗中的结果当然同敌人的强弱有关，但不能把敌人的强弱视作我们所考察的军队战斗力的一个因素。至于劳动对象中不属于天然自然的东西那是应该视作社会生产力的范围之内。但因为这样经过人工制作的劳动对象的优劣是人运用生产工具制作出来的。他们已经包括在我说的二要素之中了。

1998年，我的认识又提高一步，我不把劳动者的生产知识、劳动技术等归于劳动者这个要素之内，而把它们视作生产手段。并进一步把生产手段分为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或者说把人的生产知识、劳动技术分为已结晶在物质的生产手段之中和已结晶在劳动

者的脑力和体力之中。因而我认为生产力只有一个要素，它包括社会拥有的生产手段的质和量。而劳动者则纯化为生产的主体，而人所掌握的知识就属于生产手段这个属于生产力的唯一要素之中。当然也可以按照另外的标准说生产力包含物质的生产手段、知识、社会的管理和组织这样三个要素。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知识属于社会生产力这样一个结论。

三、知识经济的历史学

知识自古以来就运用于社会的实践。

原始人还处于以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为生的时代，就有知识，而且，这些知识也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知识。我是接受近年来西方国家学者提出的知识经济时代的看法的。近1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当前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特征。1996年我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太平洋与中国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亚洲和亚洲文明》的演讲。其中我讲到，从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起，我认为进入了“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这个调整时期不会短，有可能整个21世纪都属于这个调整时期。这个时期过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不再是调整时期开始时的国际关系。在那个演讲中我还讲道，“文学、艺术、学术、道德、教育等也会有一个调整时期”。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角度来看的时代。在1996年我未陈述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概括出来的时代特征。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学者提出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可以接受，把它作为世界大调整时期社会生产力方面时代特征。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写进1998年那篇《要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的文章之中。

四、界定什么是知识经济

依我所知，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是OECD这个组织的一个报告中最早提出的。虽然接受西方学者对知识经济的提法，但是我不同意这个报告对知识经济下的定义：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我认为只要

是经济,物质就是它的基础。许多讲知识经济的人把知识经济同“资源经济”相对立,认为不再是资源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明白的,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能够不依靠过分消耗资源来达到。还有一个看法是把知识经济同工业经济相对立,认为不再是工业经济。他们的意思也是明白的,那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或者说在知识经济时代,那些传统的工业部门的地位和社会比重会下降。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表述往往很不确切。生产总是要利用乃至消耗资源的,许多工业部门在我们的时代还要发展,甚至要大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是知识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它的地位将大大提高。既然从古以来,在经济中知识都是起作用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知识的地位是不断提高的,那么,知识起作用的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界限就有一个划分的问题。

关于从理论经济学角度的界定,我想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考虑,我认为在社会经济各部门中,可以划出一个专门生产知识产品的部门。因为这个部门的产品是知识,当然可以认定是属于知识经济的部门。还可以划出一个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产品也是知识,当然也可以认定是属于知识经济的部门。我想,与发展经济事业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就应该是这样的部门。按照这个道理,某个工厂中如果有单独的科学研究部门,这个部门也可以从这个工厂的其他部门中划出来,视作属于专门的生产知识产品的部门,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也应该视作生产知识产品的部门。专门的生产知识产品的部门,我想主要就是科学教育部门。还有把知识用某种物质载体进行传播的部门,如书刊报纸、录音录像带、照相、电影胶片、微缩胶片、激光盘和各种软盘等产品。它价值就在于其中含有的知识而不是它的物质载体。这些物质载体如印书的纸张、油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整个把它视作知识产品。如果把知识经济用生产知识产品的经济来界定,什么是知识经济在观念上就明晰了。如果再加上一条这些产品要有现代化的内容,知识经济用来显示时代的特征也就更加适当。

看来有必要对科学研究成果和教育成果这两种知识经济产品以外的其他知识产品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议论一下,才能把知识产品的概念讲得具体一些,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想先讲医疗部门。我们所说的知识产品是包括劳务在内的。医疗这种劳务有的知识含量就比较高,随着现代医学发展,知识含量越来越高。而且这种劳务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它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讨论的。

接着我想讲讲作家(包括剧作家、曲作家)、画家、摄影家、雕塑家,以及歌唱家、舞蹈家、演员等表演艺术家(包括导演)等,他们的产品应该视作知识产品,这一点似乎不成问题,而且他们的产品对于社会公众的思想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至于体育这个领域,他们的产品既包括从事体育运动、体育训练、体育管理和体育科研者的劳动中,而体育运动员的竞技表演又可以起教育和满足社会体育爱好者的需要也可以看作知识产品。

比较麻烦的还是大量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似乎不能认为它们整个来说是生产知识产品。但是在这些活动中又有许多科研成果和教育成果作为其生产要素。而且这些部门在现代化高科技生产中,还是个大头。不过,由于这些生产要素的消费者,(我说的是生产消费)就是工厂等经济机构本身。这些生产要素或者是企业中某个专门生产知识经济产品部门——研究所、设计院生产出来的,即自产自消,或者是从外面用钱买来的。同时在现代企业中还含有知识产品作为付产品生产出来,这些部门可以在理论上把他分析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某些消极的知识——比如伪科学,搞伪科学活动也打着科研活动或者行医健身的招牌,而且还可以赚钱,但我主张不承认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知识产品。

五、知识经济与经济统计学

在理论上界定什么是知识经济是一回事,具体指明哪些是知识经济又是一回事。

我想大家一定很关心知识经济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中

所占的比重。要回答这个问题,仅对知识经济作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对它进行经济统计学的研究。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讲讲我的关于区分“理论经济学概念”和“统计经济学概念”的看法。好多年前在为了明确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我发现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概念:一是理论概念,一是统计概念。不区分这两种概念,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都有害处:使这两门科学都不能有以一贯之的科学体系。我认为在确定理论概念时,可以不考虑在现实生活中能否表现出来。比如在理论经济学中讲“工资”,假定你对它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工资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做了必要的扣除后,按照等量劳动给以等量报酬的原则,分配给劳动者、由劳动者自己支配的、用于个人生活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的货币表现。”但是,由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按月发给劳动者的工资袋中的钱,未必都是符合“工资”这个理论上的定义的。比如工人用发给他们工资中的一部分钱去买每天早上上班用的公共汽车月票,本质上就不属于个人消费的范围。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说法:统计概念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它可以有准确的质的与量的表现,而理论概念则可以为统计概念提供理论框架,两种概念各有各的用处。比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物料,不论农产品、矿产品或工业产品都是混合物,没有元素和化合物。即使最纯的物料也总有些微的杂质,因此化合物和元素都是没有现实的物料同它相适应的,但是理论化学的研究仍陈述一切物料必要的理论框架。中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按照我的思想曾编一部对统计概念进行理论经济学分析的辞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这部辞典并没有彻底按照我的意见编出来。这个问题在我国——也许在世界上恐怕并没有解决。

当前我们在研究知识经济时,就一定要研究关于知识经济的理论概念,同时必须研究知识经济的统计概念,使得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概念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知识经济所占的比重计算出来。现在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世界上有一篇讲知识经济统计概念的

文章和资料。

现在世界上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创造。在创造中不得不考虑如何来确定便于统计的口径。可以从宽也可以从严,无论从宽从严,确定统计口径都要心中有数。

六、知识经济的经济政策、经济经营管理学

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不应该采取这种程序,即干好一件事再干第二件事,而应该同时多头地进行。比如现在我们对知识经济有许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并不妨碍考虑一些知识经济的初步政策。有关部门、有关机构也可以考虑如何做好知识经济的经营管理工作。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来得及考虑,这里就从略了。

七、知识经济的政治学和社会学

知识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有一个变化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的,那就是劳动者中知识分子的比重还会进一步增大。有些专门生产知识产品的部门中,也许还有少数蓝领工人,但是恐怕已经大大减少,减少到无足轻重的程度。知识经济在某个国家将来充分发展起来后,非知识分子的劳动者会变得很少。这样的变化就不会是小的变化,可以视作对一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变化。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说成是“梁上君子”,说知识分子一定要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如果工人和农民的事业失败了,就会发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

这种论断是在工人、农民还没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还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当然也存在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问题。怀疑知识分子究竟是我们(站在工人和农民立场上的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如果是朋友是可靠的朋友,还是可疑的朋友?这样的看法在我国曾经产生过许多不好的结果。那时还没有考虑到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问题。今天考虑到这种发展趋势,以前我们有过错误的看法必须彻底抛弃,在思想上、理论上就应该有更重要的发展。

这个稿子的内容是1999年11月26日在成都举行的知识经

代 序

济论坛上的讲话稿,在整理现在这个稿子时作了修改和补充,因为不是先成讲稿再去发表演讲,而是先作口头演讲再整理成文字,而且,讲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并未字斟句酌,其中的有些观点并不成熟,因此希望大家提出意见,提出问题,因为我想我还是准备回到这个题目上,那时候,我将充分考虑大家的意见,写出一篇比较成熟的文章来。

1999年12月5日

导言：软劳动宣言

一个幽灵——知识经济的幽灵在地球上徘徊。

世纪之交，风雨飘零；智能革命，时代更新。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正当人们棘手地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的时候，还不得不面对经济千年虫的挑战：高新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革命，由此而产生的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时代叩击着世纪大门，人类社会和经济面临着又一次空前的风暴般的变革和挑战。

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重纂了劳动创制文明的史册纲要；吹响了软劳动主宰世界的进军号角；启动了向智能文明范式转换的时代飞船。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正是两个经济时代转型的阵痛带给人们以美好的憧憬：21世纪将是一个智慧和谐、崇尚劳动、民主文明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

一、劳动革命，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

人类社会历史本质是一部劳动进化的文明史，而绝不是政治家和殖民者的统治史。政治史和帝王传只不过是朝代更替的编年记录，充其量只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漩涡和泡沫。人类文明的本质流是软劳动及其创新。纵观人类社会：无论是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铜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乃至方兴未艾的电脑时代；无论是蒙昧的原始社会、野蛮的奴隶社会、专制的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的工业社会；无论是远古的农业文明，或是近代的工业文明，还是即将跨入的智

能文明。社会经济制度变革总是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进步开始,而经济基础的变革无不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这一切都是从劳动的进化及其由此引发的劳动方式变化开始。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的演进: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竞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垒,资本和劳动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关系中的纠葛等等,其演变的轨迹都绝不受任何主义的桎梏所左右,其最终结局只能雄辩地证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劳动,只有劳动,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近半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使得传统经济理论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根植在物能体系上,忽视智能要素(知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不能解释软劳动为什么能够从从属的生产要素羽化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归根结底,由于他们无视劳动的本质属性——意识,截取静态标本的切片,利用牛顿绝对时空的物能守恒的理念来考察劳动价值,并且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只见资本不见人”,重视物能,无视智能,过分强调“劳动者人格化工具”和“资本家人格化资本”的阶级对抗,错误地认为社会进步根本动力就只是阶级斗争,从而忽略软劳动及科技创新,忽视智慧能量始终是社会文明进化的源动力。

传统经济学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科学是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却又忽视劳动创新和科技革命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变革及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作用。

早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后期,基于早期工业经济时代的社会两极分化、劳资冲突以及阶级社会尖锐对抗的现实,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和革命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与血腥,力图揭露工业经济时代初期私有制的罪恶与腐朽,这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扭曲了人性,使人变得自私、贪婪、虚伪、肮脏。因此,要使人性复归,人类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者,埋葬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怎样消灭?那就是实行暴